

钢琴家刘莹莹博士讲述记忆中的父亲

旋律大师刘炽：为老百姓谱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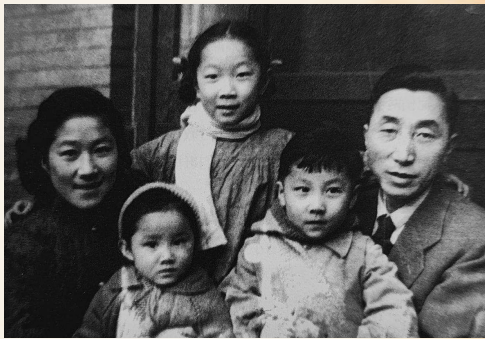
“电影《上甘岭》的插曲《我的祖国》，电影《英雄儿女》的插曲《英雄赞歌》，儿童歌曲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还有《太阳跳出了东海》的《祖国颂》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经历几十年风雨，至今仍传唱不息。这些旋律正是作曲家刘炽创作的。他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1月22日，在刘炽的小女儿——钢琴家、歌唱家刘莹莹博士生日这一天，记者听她讲述了自己记忆中的父亲。

◆记者 郭爽



■刘莹莹近照



■刘炽(右)和夫人柳春(左)及刘莹莹的兄弟姐妹

为女取名 “莹莹是可以燎原的星火”

刘炽在十几岁时来到延安，在“孩子剧团”担任领舞，在延安鲁艺，他跟随冼星海学习作曲和指挥，和当时在延安为丈夫埃德加·斯诺的著作《西行漫记》补充材料的美国女记者海伦·斯诺成了“忘年交”，甚至在海伦后来的《七十年代西行漫记》里有一个章节记叙了刘炽与她的友谊……这位被誉为“旋律大师”的作曲家一生共创作了上千部(首)作品，包括儿童歌曲、交响合唱、歌剧、艺术歌曲、电影音乐、戏剧舞蹈配乐、广播体操音乐等诸多门类；大家熟悉的经典之作有《我的祖国》《祖国颂》《英雄赞歌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新疆好》，歌剧《白毛女》《阿诗玛》以及圆舞曲《滇池圆舞曲》等。与他多次合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、著名词作家乔羽曾感慨：“刘炽写啥啥好！”

刘莹莹出生在1963年，彼时，他的父亲刘炽42岁，父母已经有3个孩子，“大姐燕燕，1951年出生，取了燕京的燕字；哥哥欣欣，生在1952年，正是祖国发展欣欣向荣的时候，很多人看名字以为他是女孩；二姐云云，1953年出生，那时妈妈随民族歌舞团去青藏高原考察，二姐不足月就出生，在育婴箱住了3个月才保住了命，叫她云云，以纪念在青藏高原的那段经历。”

莹莹是刘炽的最后一个孩子，名字便是刘炽取的。“爸爸说这个‘莹’火虽然小，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”莹莹自小秉性就与父亲“臭味相投”——爱吃、爱耍小脾气，总是摆个“臭脸”，打牌还经常输不起。刘莹莹的妈妈柳春是舞蹈家，个子高挑，优雅漂亮。“爸爸说自己对妈妈一见钟情。其实妈妈对爸爸也是一见钟情，但妈妈起初有些犹豫不决，爸爸紧追不放。1950年两人在沈阳结婚，那年他29岁，她20岁。他后来跟我说‘遇见你妈妈后，我不再感到孤独了’。”

在北京中央歌剧院和实验歌剧院工

作期间，柳春在四合院院内种满了鲜花，家里红色地板总是锃亮，屋里摆放着钢琴，还有刘炽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，珍贵的曲谱、唱片和在各处采风的大量手稿。刘炽是出了名的爱玩，家里每天“车水马龙”热闹非凡。著名歌唱家王昆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“刘热闹”。柳春爱安静，“但妈妈比较宠爸爸，他喜欢热闹，她就帮他接待朋友。”然而妈妈忙起来要住在民族歌舞团里，一周才能回一次家，“有一次妈妈回来，爸爸神秘地让她去看看枕头下面有什么，妈妈伸手掏出了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，那是冬天，爸爸知道她喜欢吃，每周都会给她买，放到枕头底下保温。”

沉迷创作 门上贴条“刘炽死了”

莹莹说，父亲从小有两怕：第一怕鬼，第二怕水。但在写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时，他被拉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上和小朋友们一起“划船找感觉”。刘炽只能硬着头皮上船，紧紧地抱着船舷才不至于“露怯”，但是同船的孩子们毫无惧怕地划桨欢笑，刘炽的童心被唤起，即兴吹起笛子，居然还把双脚伸进水里，刘炽突然脑海里涌出那清澈的旋律，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拿出随身带的小本和笔，主旋律和重唱的部分在20分钟内都完成了。

在为电影《上甘岭》写插曲时，刘炽把志愿军战士的事迹读了又读，常常热泪盈眶。“那阵子，爸爸请妈妈把孩子看好，不要放音乐。他也不接待朋友，开始着了迷似地唱，唱累了吹笛子，吹累了再唱。隔壁的乔羽叔叔以为他‘着魔了’。不久后，刘炽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‘小白楼’进行集中写作。但仍旧客人盈门。他为了不受打扰，在房间门上贴了个‘刘炽死了’的条子。”

“其实爸爸是选出了1949年到1955年之间人们最为传唱的20首歌，分析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引人入胜，他最后在《卢沟问答》(根据《小放牛》改

编)里找到了《我的祖国》这首歌第一句的“源”：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但是他没有马上拿给导演看，过了3天拿出来修改了两次，才拿给导演。后来《我的祖国》这首歌随着电影的上映，迅速传遍了全国。

豁达家教 不“放羊”不逼迫

在刘莹莹的记忆里，父亲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非常“双标”，尤其是父亲，孩子小时候天天趴在地上给女儿当马骑，孩子长大了又是好朋友，成天嘻嘻哈哈，但在儿女生活、学习习惯和做人方面，要求却很高。在辽宁歌剧院当副院长的时候，刘炽从不让子女搭自己的专车，不读干部子弟学校，不搞特殊。之前在北京时，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上学都拎“小皮箱”，大女儿燕燕看了也想要，刘炽放话：“等全班同学都有小皮箱的时候我肯定给你买。”

由于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最长，又是家里的小幺，刘莹莹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女儿，即使这样，莹莹还被爸爸揍过。在辽宁盘锦三道梁子村“下放”时，村里李大叔家有两个孩子，“那家的大哥因病成了瘸子。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嘲笑他‘瘸子，瘸子’。突然，爸爸从屋里面冲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扫帚，抓到我就揪着打屁股：‘不可以嘲笑别人，以后再也不可以这样叫了！’爸爸拉着我去给那家的大哥道了歉，我才意识到，语言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”

采访刘莹莹的这一天，恰逢她生日。“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被爸爸打屁股。”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这一幕仍然记忆犹新。“父亲一生都沉浸于艺术创作，对‘当官’‘利益’这些世俗中的‘成功标准’，看得很淡。”作为十五岁就到延安的“小红军”，由于他磊落直率的性格和因不设防而形成的说话习惯，使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“老运动员”。莹莹6岁时，在经历长时间批斗、抄家后，刘炽一家人被下放。期间哥哥姐姐相继远赴新疆等地参军，莹莹一直跟随父母在村里生活整整9年。莹莹记得，那时一家人经常天不亮就要出发，步行十几里路去挖河渠筑坝，冰天雪地里实在走得累了，妈妈就会把她抱在怀里，那怀抱中的温暖至今难忘，“跟着爸妈的孩子，哪里会真苦呢。”

那段时间，母亲这个舞蹈家，在村里成了干起农活、养殖“比内行还内行”的劳动高手；父亲这个作曲家，尽管年纪大，每次都被派最重的活儿，但他踏实肯干，从不偷懒。一次，住的土坯房因为下雨墙塌了，只能挂上雨布当墙，当新墙上长出绿草，爸爸还高兴地说：“看，咱家有挂毯了！”还有一次，父亲骑车带她去大一点的村里打酱油，瓢泼大雨忽然砸下来，“爸爸说：‘闺女，走！我们大踏步前进，享受这雨！’他推着车冲进雨里，还一边跳着、扭着。老乡亲们看着这一老一小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”莹莹还记得，“有一天，妈妈烧茄子有点咸，爸爸尝了

一口对我说：‘闺女，出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卖盐的把你妈给打死了？’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他平时吃米饭要吃硬的，并且特喜欢吃锅巴，还跟房东大叔家孩子抢锅巴吃。但如果饭软了，他就会说：‘哎呀！我的牙今天又退休了。’”

聆听世界 不做生活中的“受害者”

刘炽很早就把他前3个孩子的音乐学习都安排好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大女儿燕燕不太喜欢整天待在家里闷头练琴，而是特别喜欢打排球，他是不想让女儿放弃音乐的，但既然孩子真心不喜欢，他也从不逼迫。

莹莹说，父亲更希望孩子们不要故步自封，多看、多感悟这个世界，找到自己的所爱，这样哪怕遇到逆境，仍然能坚持自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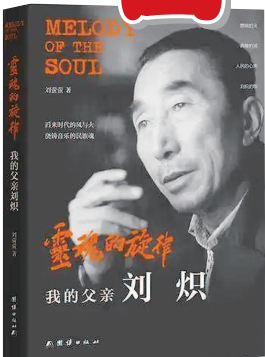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村里通了电，不少被抄走的书籍、唱片被还了回来，包括家里的钢琴，一直被扣的工资也发了下来，“刘热闹”又开始会客了。刘炽搬出了珍藏的唱片机，给女儿放歌剧选段《今夜无人入睡》《人们叫我咪咪》等，以及秘鲁歌唱家的演唱会实录和美国的爵士乐。兴致起来，甚至还拿出当年在延安和海伦·斯诺学踢踏舞时买的踢踏舞鞋，现场跳给女儿看。“爸爸非常怕水，我们家离村里的‘水泡子’那么近，他一次都没去游过泳。但是他给我讲大海的感觉和乐器的搭配和色彩时，又好像他对大海有过好多亲身的体验。”

1978年，全家人终于回到北京团聚，莹莹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没有被录取，“那年全国只录取了一个钢琴本科学子，我很气馁。爸爸安慰我说，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也被米兰音乐学院拒绝过，进不了音乐学院，但还是可以继续跟优秀老师学习的。爸爸说自己也并没有进著名的音乐学院深造，后来都是靠自己努力寻找机会补上各种知识‘瘸腿’的。他鼓励我要相信自己走的路。”

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，莹莹游历世界各地，在不同的艺术土壤里汲取养分，成为优秀的钢琴家、歌唱家，还成立了“明音”野生动物保护公益组织，和不同国家地区的学校合作开展相关活动。她直言，“木匠的女儿并非要成为木匠”，作为刘炽的女儿，她从父亲那里延续的，并非只有作曲技能，而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，以及如何能为这个世界做有价值的事的能力。

“当年爸爸回到北京后，逐渐又有了影响力，很多人来找他，其中包括曾经伤害过他的人。但他还是接待并想办法帮助他们。我觉得不公平，但爸爸跟我说，自己是吃了很多苦，但他从来都不要做一个生活中的‘受害者’。他说自己是为了音乐而活，为了美而活。他是为老百姓谱写这些音乐的。”

1998年，77岁的刘炽因病离开了人世，当时刘莹莹正在从美国匆匆赶回北京的飞机上。没有和父亲见上“最后一面”，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。



■《灵魂的旋律：我的父亲刘炽》(团结出版社出版)

刘炽去世25年后，刘莹莹着手写书，以弥补未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的遗憾。刘炽的老搭档乔羽在95岁时为该书题写书名。